《通向黑夜的漫长路程》读书报告

——家庭和上帝的主题

我所读的材料是尤金奥尼尔《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》，乔志高 译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，2015。其主要讲述了泰伦一家4口的从早到晚的一天，互相抱怨、争吵又倾诉和解，在窒息的氛围中揭露出人物的精神状态、过往与秘密：父亲沉溺于过往戏剧表演上的成功和现在的失败，母亲则因跟随父亲跌沛流离而吸毒，并沉湎于上帝与圣母，哥哥的浪荡酗酒，自己的孤僻与精神世界的失落，和心爱的儿子的早亡，带有斯特林堡的悲伤的、狂乱的精神特质，是一出现代的古希腊悲剧。

在这部剧中所主要处理的问题是家庭。这部剧凝聚着尤金·奥尼尔自己的心与血，可谓尤金·奥尼尔自己的生活家庭写实。我们可以看到这所有一切悲剧的痛苦汇聚在一个家庭身上，使之具有无与伦比的典型性，而又因为其本身出于现实，也带有不可比拟的现实性，展现出了潜藏在无数家庭中或时而互相折磨、或时而互相理解的被过去所牵绊的日常生活中所隐含的巨大悲剧。这尤让我想起杨德昌的电影《恐怖分子》，现代家庭的疏离、日常生活潜藏的令人窒息的因素在戏剧中暴露出来。

家庭的命运又多么与那个时代相应啊！泰伦是一个堕落的父权，过去的失落的时代，贵族精神在金钱与利益下丧失而又无比怀念的代表；吉米这个人物，不仅是尤金·奥尼尔自己的写照，在我们生命的某个阶段，我们总有一个与家庭分疏，而作自己宇宙里的果壳之王的时候，尤其是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，那个芥川龙之介未成年的时代，那个王尔德、魏尔伦、波德莱尔的时代，一种个人与家庭永恒的隔阂和时代的忧郁的结合；而在父权的统摄下，传统女性唯一的反抗就是疯狂，也就是所谓的“阁楼上的疯女人”，例如《简爱》中的伯莎，或是《瑞贝卡》（或《蝴蝶梦》）中从未出现却又仿若活生，操控着所有人的瑞贝卡形象，可以说，这样一个被迫跟随丈夫而缺失了自己的生活的人，这样一个在自己的精神中生活中的人，这样一个只对女性倾诉的人，而又不为儿子所理解的人，是时代的女性命运以一种鲜明而又令人感到残忍的形象出现了。我知道尤金·奥尼尔并不想将这一出剧写成是一个家庭与时代的寓言，倒不如说，时代的印迹渗透地如此之深，以致于其不由自主地出现于剧本的每一处角落里。

在这部剧中一个尤其重要的主题是上帝的沉默。所有信仰基督教的人，都要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上帝的沉默。“上帝不是死了，祂 只是沉默了。”当我们向上帝祈求、祷告时，我们从未得到除了自己的精神之外的回应。而玛丽也是如此。同时，玛丽只对女仆凯瑟琳展露心扉，可是又往往视凯瑟琳于无睹，这不正是一种作为独白的对话吗？——这不正和——我们的祷告与祈求与上帝的对话的境况相合吗？

心爱的儿子的早死被认为是给予自己的惩罚，这令我想起福克纳的《我弥留之际》中艾迪认为她不爱爱自己的那一个儿子达尔，而爱不爱自己的那一个儿子朱尔是上帝对她的惩罚，而隔壁的农妇说，正是这样随意地揣度上帝，认为自己明白了上帝的心意才招致了上帝的惩罚。这一种绝佳的悖反，无常的上帝的体现，是新约与旧约的一个巨大的割痕。旧约中的上帝是复仇的、愤怒的、残暴的。新约代替了旧约，上帝只借基督体现出来。可是许多人仍信仰的是一个旧约的上帝，而耶稣却被遗忘（尽管祂 正就是那个上帝）。耶稣这被遗忘，正是因为祂 的牺牲，祂 的为了洗清我们的罪。而如果给这上帝的沉默与耶稣的牺牲以一个存在主义的解释，那就是：我们不带有原罪了，可这意味着上帝对我们的沉默，意味着我们必不得依靠他者，而要承担自己的责任。